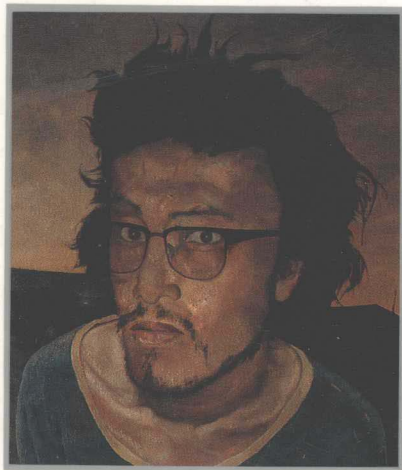


朝戈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主 编：水天中

副主编：戴士和

苏 旅

朝 戈

(桂)新登字 07 号

朝 戈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

主 编: 水天中

副主编: 戴士和

苏 旅

出版人: 甘武炎

出 版: 广西美术出版社

发行与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

植 字: 南宁金禄计算机照排公司

制 版: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94×889 1/24 3印张

1993年3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1994年12月第2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3800—6800

书 号: ISBN 7-80582-433-9/J·342

定 价: (精)38元 (平)28元

关于这套丛书：

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延续性思考，是需要拿出点勇气的。而要完成一种转变，需要付出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勇气了。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的出版，下意识地为 20 世纪中国艺术向现代形态转变提供了一点参照数。同时，也作为献给中华民族文化以及她自己的现代艺术家的一分爱心。

广西美术出版社社长、编审



前 言

20 世纪是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历史时代，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因素的承接、嬗变、冲突、融汇，构成波澜起伏的艺术奇观。西方绘画自进入中国之后，也是在近百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到 20 世纪后期，它已经成为拥有广泛欣赏者的绘画品种。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人民抛弃了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绘画艺术迅疾繁荣的年代。80 年代的十年中，除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之外，一大批新起的画家成为绘画创作的骨干力量，是这一时期画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画家是从 80 年代开始创作活动的，他们不受拘束地借鉴古今中外的绘画精华，在深入了解、深入思考中国现实物质生活和现实精神生活的基础上，力求创树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风貌。创作了一批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气度、而不一定具备传统绘画形式的作品。在艺术观念和绘画语言的许多方面，都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国内外一些具有敏锐鉴别力的评论家、鉴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对这些画家的作品已经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艺术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甚至还被误解和歪曲。“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从 80 年代活跃于画坛的画家中，选出代表性人物，分册编选他们的代表作，由画家本人提供创作自述，并请对某一画家有深入了解的评论家撰写专文，对画家的艺术作全面评介，冀此使中国现代绘画得到更多的知音。

中国现代艺术正朝着成熟期发展，本丛书所介绍的画家也都处于各自创作生活的上升期。我知道对他们的艺术创作，还会有种种不同的争论，但他们的创作活动，必将对未来中国绘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水天中

1992 年 6 月于美术研究所

朝戈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画家，他留给二十纪末中国画坛的不仅仅是蒙古民族的大气、坚毅、宽广和博大，并且明显带有一个曾经古老而辉煌的民族的文化气质和骄傲人格的深刻印记；朝戈的卓越贡献在于他把中国古典主义风格和纯洁、崇高、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古典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它的优雅里多少有一点造作，崇高中多少有一点混浊，庄重中免不了一些庸俗。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大批画家逃离古典主义的大旗而转向更具自由度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诸流派。朝戈以上天赋于他的独特个性，在深刻理解A. 丢勒、P·勃鲁盖尔、汉斯·小霍尔拜因和J. L. 大卫的基础上，为已经死亡的古典主义举行了盛大的复活仪式。他出色的对形、光、色的把握，自由舒展而又精确无疑的油画技巧、明朗大方的背景处理、多少带点神经质的群像造型，使古典主义过于造作呆板的一面转换为具有现代气息的自由和活泼，然而又不失其庄重和深刻，因而预示了即使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古典主义的探索领域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

朝戈的作品不多，构思和制作上的反复推敲和精益求精甚至会使人产生怀疑其懒惰的错觉，但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展现了画家难以摹仿的才能和风格。《阳光与背影》、《蒙古女像》、《戴眼镜的人》、《敏感者》、《大气》、《盛装》、《红头巾》、《呼哥》、《辉煌的城》等出色的作品表明，朝戈在本世末中国画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拥有为数不少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是理所当然的。

苏 旅



朝 戈

写在前面

●尹吉男

朝戈的个人生活比较平静，不具备新闻性和传奇色彩。他安于闭门而思，这与他北方骑马民族的祖先相比，似乎显得大相径庭。他画的草原风景稍显奇诡，优美的因素也溶解在其中。如果这些风景还具有一定的诠释意义的话，它确实作为古老的文化背景为朝戈提供过原创活力。

朝戈的原作我看的不多。最初是在几年前的一个画展上见到他的作品，地点为中国美术馆。当时突出的印象是：古典而且有点怪。在去年的〈三月画展〉上，其中也展出了几件他的作品，如《靠墙的人》、《敏感者》、《远》、《忧虑的墙》等，怪的成分又多了一些。尽管朝戈本人不喜欢任何潮流，但在美术界却不乏仰慕者与摹仿者，而且都是青年。

他的作品以人物肖像居多，也有不少人体习作。构成画面的形式因素并不复杂，出没于作品中的不是大场面的众多人物，常常把他个人的精神状态凝结在人物对象的脸上。他画的人物显得过于敏感，内心充满了对抗性的矛盾。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从这些感受当中获得的，振颤着我消散的思绪。直觉一再提醒我：他是多么不平静。

敏感者的表情在他近来的作品中十分醒目，他画的人物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心理失衡的人生状态，或许体现了他对当代人性的思索与概括。这种敏感显得有些脆弱，每每担心其一触即发又使那些人物变得活生生的结实。如果释读者不假思索地把他的作品仅仅归结为古典精神与唯美倾向，无异于树起了解读他内在精神的一道屏障。

观赏所得的这些尖锐感触，自然会转化为对艺术家精神状态种种揣摩。他作为北方草原骑马民族的后裔，有足够的汉文化修养；当过红卫兵；曾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牧区；研习过西方的艺术传统；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和都市感受；这些普通的社会与人文因素还不足以得出令人满意的认识，也无法驱散揣摩的迷雾。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共同的生活经历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思想方式。有时我想，为什么朝戈的知青生活在日后没有凝结成“伤痕美术”或“乡土现实主义绘画”呢？这样的事实提供了两个模糊的信息：一、也许他对政治学与社会学主题的艺术缺乏兴趣；二、也许他对成为潮流的艺术现象同样缺乏兴趣。如果这两点可以认定的话，都说明他的性格具有独立不倚的一面，甚至倔强的一面。由此可以理解他和其他生于五十年代的艺术家之所以不同的地方。

《敏感者》是一个很直接的画题，这个画题与所画内容完全一致，而不是通过画题与实际内容的偏离进而产生一种戏谑效果。敏感者是一个当代中国青年人，不是古典时代的病态人物或特殊情境中的戏剧人物。他所面临着的文化问题也是朝戈所面临着的，都处在同样的生存环境里。这个敏感者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戈选择了这个模特儿来创造一个敏感者的形象。这个艺术形象一旦成形就无法还原，就像婴孩不能还原为精子和卵子一样。其实，他画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个客观的面孔与心灵。这一点无须当面对质，明眼人自会有见仁见智的感受。





的确，他的作品总让人猜测他是否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和与众不同的观念。精神分析的特点尤为突出。为提防所设置的问话太具有指向性，所以他的回答难免会受到问话的摆布。说到底，艺术家的语言陈述也是一个“作品”，即另一个作品。为了剖析前一个作品转而向后一个“作品”中寻找答案，这尝试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逻辑障碍。至少，理解后一个作品同样需要足够的前提条件。

在有数的几次交谈中，他向我谈起过游泳和气功，一动一静的消耗与修练都是为了获得身心的安宁，平抑失眠与焦虑。这类消耗与修练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过作用，朦胧地勾划出他的梦想。我不免会把他为梦想所选取的理性手段与他在画面上的控制能力联系起来。

从另一个方面看，他的作品总是流露出对

某个意象的追赶状态，心绪紧紧地跟在后面。仿佛要在那个意象消失之前，促迫地将之固定在画布上。因而他的艺术语言不仅仅是写实、表现与象征，还有一种印象因素揉和在其中。我从一些人体作品与肖像作品中约略读出唯美的底蕴。或许正是这种印象因素带来的错觉，无法在感观与意念上洗掉。

处于僻静处的艺术家的种种体悟，在作品深处起伏跌宕，赫然映照在熟视的觉察中。无处躲藏的精神渗透使整个画面有了灵魂。在他那庄严崇高的宗教圣洁中似乎包含着冷静的精神分析，在他那健康的乐观人生中似乎包含着焦灼与苦涩。这都要求他的思想要有一定的跨度和包容的规模，不可避免地游离于西方的艺术传统、中国的文化背景和蒙古族的心理素质这三者之间。

1992. 6. 27. 于中央美术学院



在感觉与理性的交汇点上

● 吴厚斌

朝戈的写实功夫确实很强，随便从画布的哪个角落起手都能成画，其驾驭画面的深厚功力，确实令人叹服！他的这批画就是这么完成的，但他从不以功夫派自诩，看到他完成的作品，也确实无暇顾及其功力如何，那蕴涵于画面的凝固的激情，那夺框而出的精神张力，立时把你融进了画面，打动你的说不清是情感还是哲理。

当代油画艺徒，几乎没有不画写生的。大笔一挥，习作一堆，然而功夫毕竟不是艺术！朝戈的写生却绝少习作气，他对大千世界有独特的感觉，他对形与色有非同寻常的体味。数千年的艺术史向人们证明，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对周围世界的感觉，肯定与常人相异。这里所说的感觉，当然指的不是视网膜上的映像，而是指由学识、修养、情感、气质所造就的审美意志制约下的艺术情趣，这样的感觉已不是纯客观的映射，其间包溶了复杂的情愫与模糊的潜在心理。

朝戈的画是写实的，严谨、庄重、生动寓于呆板，激情罩着冷漠的外衣，但却充满慑人的魅力。他面对一个对象写生的时候，追求的已不是一般的形似，形神兼备也不是目的。他在与对象的交互感应中寻找着契机，肖似中做着执拗的偏离，谐和中藏着刺激，完成了复杂世界的纯化与风格样式的整一。他把对象在心理上激起的反响做为表达的动力，画面外观上的写实风貌，只是他不得不用的一

个媒体。在他的画里，哪是对象哪是本体已分不那么清，描绘着对象的形貌特征，更描绘着他心灵深处的希冀。主客观的统一造就了朝戈的画，使画前的观众不得不承认，如此“写实”的画，竟然与客观世界差着那么大的距离。

有人学传统，喜欢某家某派便认认真真学到底，而朝戈却在传统中仔细追求着自我，他崇尚肃穆伟大，追求宏深的底蕴，他在学习传统的进程中，画的不是越来越像某某大师，而是越来越像自己。他赞赏那些在绘画形式上做出贡献的大师，他更以艺术家的敏感悟出了诸如丢勒、哥雅、蒙克、巴尔丢斯在精神与感情上的独立，他认为这方面的贡献绝不比形式上的创见价值低。有此见地，他才有可能在严谨的古典样式中注入了略带痉挛的表现主义的内驱力，使他与同代人的画风拉开了距离。他不计较自己属于传统还是现代，在保守与前卫间位排在老几。他管不了那许多，他就是他自己。

他生在内蒙古，长在草原。他爱那无垠旷野，更爱那雄强粗悍的人的伟力。他不满足于表面的精雕细琢，他要阐释更深的含意——

灰暗的天空，沉郁的大地，一个着红衣的女人庄严而立，虔诚地举起了双手，背后那雪山一样的白云，坚固地压向大地。考究的构成处理，强化的画面分割，浓缩了一缕宗教情绪。取名《太阳》，而太阳在哪里？象征意味里充满神奇。

《盛装》中的女人衣着并不豪华，简朴单纯，呆板的目光略带忧郁。一双结实的大手凝固在画面的底边，水平线与几乎对称的居中构图使画作充满神圣意味，虚拟的环境更造成了超时空的张力。

《带眼镜的人》给人的视觉感受与冲击，并不在于是否带着眼镜，那半透明的模糊镜片好像并不能增强什么视力。双目似睁似闭，也许他不愿看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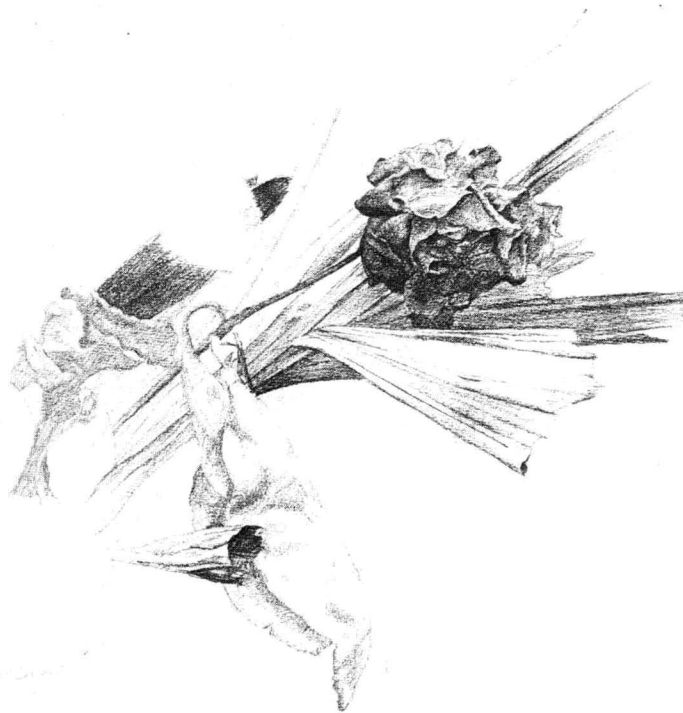
的烦恼与悲剧，扬起的眉毛暗示着内心的激动。抿着的嘴角略带一点不屑的神气，不修边幅的尊容记载了他面对人生的进击与勇气，然而一个小人物在众多的失败与困惑中已渐渐失去当年的锐气。

《极端者》是一张男肖像，形体做了夸张与强化处理，极其宽阔的双肩塞满画面，粗壮的颈项似乎有无穷的气力，呈直角的左臂使观者的视线受到限制，坚固的底边与右下角使观众不得不把视线集中在刻划精到的头部与灼人的目光里。我们这些庸碌无为逃避自由的人只能忌羡“极端者”的狂放与偏执。或许，只有这般体魄、这般力量、这般深刻而自信的“极端者”才有能力摧毁旧传统的羁绊，去开辟那真正自由的天地。

朝戈肖像中的人物似乎都在思考：背靠地平线——思考；双手抚着额头——思考；在蓝天下——思考；在桌前——思考。严肃深刻的思考；虔诚苦闷的思考；自信的思考；犹豫的

思考。思考着人的尊严与人的伟大，也思考着人的自卑与渺小。朝戈的画充满理性，但不是说教，他没有浅薄地图解理念，而是把哲学的深刻思考渗透于画面的隐形结构。为了表达潜在心理的核心，为了把更深的意蕴付诸形式，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以冷静的笔抒写着激情，竭力把看不见的潜在事物的核心物化成可视可感的形体。他苦苦求索，在画布上留下耕耘的足迹，但有几个艺术家能使自己的初衷兑现？渴求于画的与画上表达的毕竟不是一回事，他不无遗憾地承认，他还远没有表达出自己对画面苛求的更高的境界，还远未表达出潜在事物的真谛。

他不善言辞，要表达只靠画笔，他从未离开过调色板，他又拿起了画笔，这一次他从哪里入手？梦想与现实是否在缩短着差距？或许他那说不太清楚的潜在事物的核心，在不久的将来，会凝固在他勤奋的笔底。



1. 蒙古女像
布面·油彩
52×45cm 1987 年

